

魏叔子文集外篇

賦引

詩之變而賦也始於屈荀乎司馬長卿揚子雲班固  
與衍漉漫亾津涯矣勸百而懲一吾無取焉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賦目

第二十一卷

大湖灘賦

括囊

獻歲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二十一

賦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請于世傑典士編次

○○大湖灘賦

乙酉亥月沿舟大湖石急水悍砥而虛舟踞盤石  
以觀之賦曰

湖水如馬盤石若舟水乃下走山則上流波濤湧而  
欲立石砢砢以疑浮

溫伯芳日字少語鍊意積境奇

○○括囊

步林臯之壙、塋兮見羸、墮之紛來、世喜佞而惡忠兮  
亶天性之出、茲余遐觀乎遂古兮、忠臣十九以蔡、縶  
羗父子之壹氣兮、諛者瑜而諍者疵、余豈繫昧目而  
覆心兮、弗卷舌以自愛、迺欽欽乎中情兮、恇欲發而  
不持、余旣已有成言兮、願終身以相儷、疾痲瘵夫、乃  
身兮噫、疏辱而不辭、大言兮曰汝矜、正言兮曰矯情  
極言翹過兮、公言沽名、激言兮好剛、使氣諷言兮曰  
嘻、汝之不誠、余囁、囁以中茹兮、于心中、其有怔駢、睒

口而再進兮。日讐味而樂爭兀。獨坐以淡思兮。覽先  
聖之遺篇。嘆括囊之無咎兮。復白圭之維賢。車已僨  
而孔馳兮。琴不調而猶彈。余懲前非以求今是兮。行  
俞俞然爾爾。聊突梯臆忍以相洪。恣兮。喻同聲而曰  
賢。余既獲離此媿名兮。逝衙衙以自適。益憤恨乎中  
心兮。葦葦若荒草之田。夕陽晚晚其欲墜兮。湛。蠅。噬  
而不旋。眺素波之長逝兮。愴木葉之彫零。歎愛身而  
遺友兮。情。歔。歔。其難捐。姑徑遂以苟試兮。紛。詬。諱。之  
譁。然。噫。歔。累。歔。兮。直道不行。惻其心。信後諫兮。淺交

而言深不可強兮應吾聲惟正已兮物自正

丘邦士曰文本直叙讀之却覺婉轉百倍此情之  
移人處

曾止山曰直道難行讀此令人痛哭中忽欲發笑  
彭中叔曰深情厚道古節哀音真可上繼騷雅

○○○獻歲

胡生人以殺人。胡生物以殺物。胡生人以殺物。亦生物而殺人。胡生唯富。稱麥棄道。胡生唯寡。糶粟不飽。胡旣茁壯。碩而偃蹇。連蜷如在襁褓。胡生則臣虜于。人。俶稚以洎老。胡匹夫徒手以困天下。胡坐奄九有。倖傾之。亾其家。胡三尺之。而鞭笞四表。胡萬國。百州。森臨。栗立。不能一舉手。胡捉髮之。選射。迺菟裘之。不考胡重華之憂崩。胡永昌以斃死。胡熊蹯之生旅。而晉鷲以世祀。胡羅十二秉國。軸望七十有九。而僚



于礮石。胡恟恟不昭。麥救胡生。則覓土之宐。以樹植。  
胡麟跃于野兮。而鼠壽躋三百。胡悒禪而期。願俾北  
地之淹國。皇天福善而疾惡兮。顧遠需而無苟。吾聊  
相與遐覽兮。不獲其身。其於胄子孫。無德膺膺榮兮。  
胡春秋之譏世。卿羗微辜。以扞量兮。胡異夫商辛罪。  
人以族。荷負髮而含齒兮。皆天地之胞裏也。胡生嫡  
子之。不辰兮。壽天下之度子也。庶孽僂其乘亂兮。天  
將命平賢。齋致虔。劉于克。猾兮。平庶孽之。參夷胡一  
亂而一治兮。更一治以一亂。胡大德之好生兮。亂日

遠而治短胡。漢祏之中。圯莽瀰紀。而不反。鴝鷓之穀。不產鳳凰。胡爲年世。生自劇湯。麒麟麀之藪。不出猗猗。胡爲磻向。廼生厚歆。胡魏郡之縱稅。而售以逆。新積仁者昌。胡子氏一蹶而不張。積暴者凶。豈胡二世而後。天子齊宮。於淮右之至人。今建廓清之遐績。擾群龍於尋汪。兮羞不產乎異域。胡煤山之弗弔兮。秩祿奉而果賊。旣張羅於巉嶂兮。復扳網於泚洋。捐哺。坎以芴求兮。道屢遷而無良。胡大鈞之猥濟兮。川嶽闕而不降。鴟獍啜喋於交戟兮。鷲搏舉而姦翔。嫉魑魍。

之噪啞兮。捰狸往而捕之。胡盤桓以矚春兮。覆決盎而饗俎。森馮夷之潢洋兮。覆西涉而無梁。號楠師而絕流兮。胡膠舟以舫行。胡天極之旣傾兮。媯可以補西北。國家一敗不可復收兮。胡忠臣志士肝腦之不。如石。聖人法天地以無私兮。覆不肖而保賢。胡亭毒之膠加兮。迺棄善而右奸。白露瀼其旣隕兮。又重之以嚴霜。庶草殄其不植兮。胡松柏之萎黃。姬胡造之不良兮。胡藉其國而焦其宮。胡奇握溫之奄此垓疆兮。胡趙食之忽。東捷於海西流沙兮。羌坎其

未○央○胡○暗○瘖○瘖○羸○圓○無○人○兮○夜○黯○黯○而○不○光○亂○日○天  
地○生○我○不○敢○忘○兮○上○戴○三○光○履○五○常○兮○獻○歲○罄○折○之  
酒○漿○兮○區○區○忠○直○侍○帝○旁○兮○不○敢○媚○天○自○離○殃○兮

丘邦士曰怪憤之意可掬

弟和公日文自邃古其情響得九辨之遺

雜著引

自論策以下凡釐爲二十二卷其無所歸者曰雜著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雜著目

第二十二卷

孟子牽牛章

書碧淵妾事

論屯卦

讀宋李忠定公集

書羅飯牛扇面

灰榔紀事

述夢

庚子七月十八書夢語

甲乙問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二十二

雜著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孟子牽牛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可得二字間得鄭重一段

歆美幾幸如不獲聞之猶如見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開口便着力一掃把齊王歆美桓文

一腔熱心掃得水冷無以則王乎

纔按落他接口便

直按他入泥裡去不測如此○無以二字本是語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以更上一層却似更下一層妙

矣。孟子說个王字齊王便悟出一德字已識得王天下大頭腦天資之高如此與梁惠開口亦將有以利吾國便自不同此孟子所以憐憫下曰保民而王。文所以反覆攻擊誘掖之而不能已也。

莫之能禦也。王字極重大保民二字却極平易齊王難孟子却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甚輕鬆覺易之又易。保民二字極平易却極的確任他好奇好誕此

理頗撲不破。保民而王四字妙在不是籠統道理與种放爲政以愛民爲本語有雲泥之別。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說个保民齊王便有着想處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若孟子說德如湯武則可以王矣齊王必不敢曰若寡人者可以爲湯武乎哉。誘掖之曰可。一口慨然許他曰何由知吾可也。急

以開首敬行文字便

如生龍活

虎不可把

捉讀之通

身骨節俱

曰臣聞之胡斨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

緩

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



三句一句  
二轉抑揚  
蘇秦之妙  
如手丸

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繫鐘王曰舍之吾不

忍其殼棘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罽鐘與曰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保民而王許得他極大却引証一件最瑣細事令他無處摸索

○絮絮叙述皆是令他雄心消歇

不識有諸更作疑處無作用中作用令人看不見

日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

突然許他一句于最小中見最大令他無處摸索

只許他一个心字最斟酌下面許多心字俱從此處生發推敲出來

百姓皆以王爲愛

也○繞許他是心足王卽便灑倒○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繞握倒一句卽便救轉又見流俗不知我獨知之自認知已其言易入○二句又從節外生枝將許他可

王意丟置一邊以下却就易牛事層層開論

同是推敲他本心處亦是消歇他雄心處王曰然

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殼

腠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

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妙王若隱其

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極力一難令齊王無處着想如大冬閉塞

草木枯落無復生氣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

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

也見牛未見羊也看他解說騰那之妙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

廚也極力一解如春氣發動草木萌芽欣欣向榮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

遊經皆莊  
重典醇德  
詩有此典  
引物援喻  
天入最易  
故諫論之  
文心恭風  
義篇中如

子付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何也急問○要知自何由知吾可也一問以後

難到此不禁湧出○此句竟接何由知吾可曰有復

也中間却斷十數行文字斷續之妙如此曰有復

於王者曰緩答○齊王急急問可王處却用譬喻反

紫迴牽拂怡然人人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

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單○日否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齊王知愛

愛百姓所以不合于王者正在此孟子偏舉此一事

以為足王愛牛本易愛百姓本難孟子却將百鈞一

首鈞一羽

秋毫與薪

挾泰山起

北海綠木

求魚等語

不特罕譬

明理亦使

文字熾衆

在動使旺

善心情疎

蓋發其善

融故終日

正言而不

憚也後世

儒者致君

無術動輒

聖人語必

設正其亦

羽秋毫與薪比喻變易是非倒置難易然則一羽之

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明明說他難王却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泰山以起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

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

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起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

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運於掌

正論典切談厚令聽者肅然起敬

牙講也巳

此段文勢

浩如江河

重如山嶽

是文字中

權一篇最

得刃處

余嘗論離騷前後恢奇譎幻中間却出依前聖以節  
中一段上邀虞夏下引商周稱仁道義典醇雅正令  
觀者端拱肅容不敢狎視豎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

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養之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一段俱是說推恩足以保四海教訓引動齊王

正肯如此却夾一句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分明直刺  
齊王然若明向齊王身上責他便令他無自容處此

只從泛論道理上忽然暗地一推令旺者陡然心驚  
言者却原不動聲色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莫

善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場之

已矣再引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方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講此藥仍用譬喻却步步擊

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後快於心

與既云王請度之宜待齊王自言其故乃急說抑王與甲兵四語反代他揣摩何也蓋百姓之重于禽

獸愛百姓之當先于禽獸此理最明齊王之能加恩

閉口無言再難答應若不用抑王一轉下面許多議

論俱來不得矣嘗論人之進言有閉塞他到極處令

他自尋出路時有閉塞他到極處我却為他

開一出路時此中机用但可意會不可言傳王曰否

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

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

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

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語極尖刻諷肆可喜朕鋒鏃  
刺人最取左右之忌通篇只此九字不可為訓戰  
國時呵王侯詆大臣斥貴幸已成風尚此等語尚可  
行至賈生痛哭激切不為淮絳地則廢沮終身矣蓋  
以戰國之術行於漢初便已不侔而或欲而王豈為  
以三代之術施于漢唐以下者豈可得哉而王豈為  
是哉肥甘數語故作波瀾以舒上文迫切之勢却少  
王豈為是一句不得不然齊王幾以孟子為呆

人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  
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齊王到此只說  
孟子既已料中

勢必許他欣然願聽不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  
意下面說得掃興至此意○急○取○一○推○此○聲  
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驚○疑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

而爲之。

心最要盡推思正是盡心處却如上文徇欲

不當便有災過塞一

後必有災日可得聞與之甚日

邊今他專向一邊去 鄉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日楚人勝日然則小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

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輕輕畧帶五畝之宅

掛養意養局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

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

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

二投

三投

四投



赴想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極力一是不說正意先將功效痛快淋漓數落

一番使人神氣飛揚羨慕不禁文勢亦如高屋之連瀉水○上說齊王如綠木求魚又說後必有災一連兩番按抑使齊王神消氣阻如病人更經重創奄奄欲盡若不極力誘以可喜可幸之事便發動其委靡之氣不來此段正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齊王重創復甦

足與上二段相當

又悶又驚又喜胸中

前俱說心到此變心言志心纏

茫然惛字實有此境願夫子輔吾志變心言志心纏

動時如草木微有萌芽志則心有所之已專向此

處齊王被孟子攻擊鼓舞一番心中便真要如此做

去故下日明以教明以教我孟子前雖許他可王只

我又日請常試之是到要緊處却半吞半

吐一味左推右敲故此日明我雖不敏請嘗試之齊

以教我亦是處心亦是着急到此一槩雄心雜念被孟子掃蕩洗剔得乾淨胸中

空洞無物真可爲受教之地故下文直言恒產不須

更作日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二句與下序對照此教

波瀾所以能濟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此雖直言恒產却不連說五畝之宅先將

恒產關係處極力先發一番最痛最切千古名論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

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此段極力洗發制恒

產之利痛快的確萬世不易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此段極力洗發不制恒產之害痛快的病

萬世不易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自鄒敵楚以前俱是攻擊辨難只老吾老

一節畧與五畝之宅一始至今王發政以下將入正意却極力提唱如不忍遽下一連四段然後結穴如長江大河百折而入於海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真是氣力千鈞光鐸萬丈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

矣此策亦平平耳却任他好奇好誕跳不出謹庠序

來又妙言此策于戰國時確是凶年稻梁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天下

之所以亂在民不聊生民所以不聊生在上失其養故王政以養民爲大其所以教民者欲使老安少懷

只是全一養字故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厥後  
戒休董威不過曰俾勿壞而已孟子漢見此意其陳  
王政亦是養意居多至于謹庠序申孝  
辨而曰頌白不負戴可見教亦是養  
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  
在養上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結局處連用四疊文法更複說衣帛食肉不飢不寒  
三句單收波瀾洶湧氣象崢嶸格法嚴整真是徹底  
力神

魏禧曰此章是古今進言妙用第一篇文字魏鄭  
公李鄴侯得其餘緒便已獨絕千古試看提弄齊  
王本心處如弄嬰兒笑一番帝一番纔笑便啼纔  
啼便笑令人絕倒老泉諫論云以龍逢比干之心

行蘇秦張儀之術可評孟子此篇又妙規模氣象  
迥然不同視好色好貨諸篇猶有策士氣○實着  
只在五畝之宅一節此理雖萬世不易若開口便  
說竟屬老生常談聞者厭矣看他千迴百轉無數  
波瀾頓挫峰巒起伏簇擁着五畝之宅出來處委  
是可駭可愛于生平心玩口說不忍釋手○此篇  
得力又從哀公問政章來問政章結穴在一誠字  
亦有許多含蓄頓挫如前說五達道三達德却下  
一句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後說九經又下一句

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更特起峰巒添出凡事像  
則立一節然後從獲上信友一路推出誠字牽牛  
章前後兩個則盍反其本矣及贊嘆明君制民之  
產處正與相似特聖人規模氣象又不同耳然作  
用才情到孟子方發皇精采學致君者必以孟子  
此篇爲本

朱復繹曰數千季書本得此洗發便覺煥然一新  
使讀者實有受用處吾甥蔡元憲嘗言勺庭先生  
論古教人欲使道德經濟文章一事一言而三者

並到于此可見一斑

○○書碧瀾妾事

元初宋宗室趙碧瀾老且貧二妾並少艾公不自安  
並遣歸母家二妾並不肯嫁時並遣人獻肴酒公於  
卒也並覆諸水中曰並母再見昔吾割情愛以並遣  
汝今並如是祇攬我心耳既各與其父母並至並泣  
下言曰妾每歲並請給於家母以煩主願執事終身  
並爲尼報主德公不得已並留之久之公死二妾並  
如所言公有寡女貧甚復並資存之碧瀾吳興人事  
載陶宗儀輟耕錄世但知有張尚書妾關盼盼不知



有碧瀾二妾。然又並逸其姓名。碧瀾國破。老且貧。二妾並生死事。碧瀾尤難於尚書妾。古今老夫增氣力者。此三人耳。此三人不易得。然則老夫不取女妾。上也。次則未死出之。又次死使出。綿剝涕洟屬不二人者。愚也。貴家威偏。刼截髮務。面爲尼。或則雉縊。仰藥沈淵。井死。愚又殘賊矣。嗟乎老且貧。天所以困碧瀾抑並以顯二妾使有傳也。

彭躬庵曰一人難矣二妾並貞順尤爲奇特文故

綴十八並字以表之而古拙多生致

○○○論屯卦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難也元亨利貞何也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大塞所以大通也鴻門厄而沛公與滹沱河敗而光武奮項羽百戰不挫赤眉所向降附卒於滅亡不屯則不亨矣利貞何也舉事之初最忌無名之師不義之舉或爲國報仇救民水火如約法三章發義帝喪之類天下聞風嚮附後世或起叛賊好屠殺倡左道動爲不正當始事時已知其不利矣故利貞也天造草昧正無主

乃亂之時當以王者應天受命僅曰利建侯何也真  
人初起功德未加天下未信而遽稱尊號示人以富  
天下之心則不服爲衆射之則勢危故王陵陳嬰  
不敢爲首朱溫未滅而張承業諫晉王稱帝從古帝  
王未有不謙讓遲久而建大號者漢高帝隱忍以就  
巴蜀之封光武既定河北止稱蕭王是也彖曰勿用  
有攸往宜于寧矣傳曰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與人爭  
衡天下畧地而弗有得民而不撫敗道也故陳吳一  
呼天下景從而終于無成者不知所守也蕭何勸沛

公就王巴蜀養賢致民自固根本不爭一旦之命所謂勿用有攸徂然若器小志卑則建侯已足不復有事晉文安齊沛公安咸陽宮他如尉陀坐王南海子陽自大蜀中懼人自安而無天下生民之志故傳于彖辭隱而不發之意急以不寧釋之若沛公既王巴蜀還定三秦出陳倉東向以爭天下所謂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而不寧也

天造草昧

天將大治必大亂以開之故草昧曰天造能識天所

以造亂之意則知人所以撥亂之道故曰宜建侯而不寧承天也。

六四承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按程子以爲四求初朱子以爲無女下男士先君之理蓋初求四而四往應初也夫君先臣男先女正也常也然時值亂離懼強暴之見逼則女可求男詩曰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是也天方草昧真人僞命莫知雌雄故智者必擇主而事則臣可求君語曰亂世君

擇臣臣亦擇君。時之變。道之權也。真主之興。天下豪傑仗策而見軍門。良平信越。棄楚歸漢。馬援自蜀謁光武。夔日乃知帝王自有真。故曰求而往明也。是必於屯而後可。

戊子巳丑之間。同諸子于翠微講易人日一卦語。

多散失偶記三則于此。

自記

○○○讀宋李忠定公集

余嘗推宋李忠定公爲漢以來第一人如宋之韓范  
上矣。然使忠定當西邊之任。其事業豈止此哉。忠定  
敢于擔當。而措置濶大。能得要領。其細碎處不必一  
一周到。然已無不舉矣。國朝王文成公。思慮周密。能  
通權達變。以合于道。亦三代後第一流人物也。其奏  
劄與忠定相上下。然就二公較量。文成當大事。鎮定  
精詳。發無不當。但微覺心力有竭。盡處忠定則安閒。  
揮擲神力沛然有餘。其才具似較大也。忠定安撫江

西區書處寇之方仁至義盡文成撫贛金以此爲模  
本便成三百年第一功業推爲漢後一人何疑哉  
文成奏議剛健精明昭昭然若日月之經天忠定奏  
議雄滾曉暢浩浩乎如江河之行地

古今排驪之文能使事情剴切者惟陸宣公耳讀公  
乞罷僕射諸表但有過之無不及也

或問子言忠定當西邊之任其功業必不止於韓范  
又嘗言忠定爲岳忠武必不聽金牌召還何以明之  
曰忠定才具揮霍又能度外用人韓公最有膽畧然



如張吳二生遂不敢用而以資敵。忠定當此必不爾也。但觀其用張所傳亮便見一斑。且仁宗之主何如欽高慶曆皇祐之時。何如靖康建炎西夏之強何如金人加以章蔡汪黃之奸。譖毀恠毒无所不至而稍一柄用立見功效。都城危困倉卒受命四日而戰守之具備。朝廷草創虜寇交侵七十日而中原之大勢舉。吾故以爲公在西邊必能滅夏。臣夏而有餘也。議和之時奸相昏主陰許割地公聞而力爭且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轉發者斬。又欲侯勤王之師大集。

即以將帥意徵軍節以收誓書此皆敢于犯難爲反  
經合道之事吾故以爲公爲忠武必不聽金牌之召  
還也然則公任行營使任樞密使任安撫使矣皆總  
兵之任何不能矯制清君側而一升一黜如提小兒  
之易安在其不爲岳忠武乎曰公以文臣統制非素  
握兵柄者且行營使倉卒受命職在守城樞密使有  
兵權而無兵安撫使任既非从輒罷又皆新兵又多  
削其兵數是皆不可以有爲者使公从于安撫之任  
得兵心固而離京師遠張所傳亮未罷河北河東之

勢已成則罷兵之詔雖百反吾知公不直搗黃龍府  
必不止矣下事如此而公之鑿之亦未定者忠式守經勿志定行權  
道之並行不致相背戾也

丘邦士曰以忠定較量王韓岳三公處大則金鵝  
擊天小則牛毛破析勺庭胸中所具大小如此非  
徒論忠定也

忠定以智權無長學問沈毅為處忠式之時反有忠定行  
權之行或不敢為岳之保公之權惟係禍也觀其退舍之後  
於獲主柄者五十年而壽考以沒此亦其明驗若耶所嫌  
考穆賊以奸相居中非重蔡汪黃之匹忠式較難向忠定

魏叔子文集

集

公差勝尔



卷二十一

三忠定

五

○○書羅飯牛扇面

別飯牛八年。画益工。山水林木雲氣悠遠而不盡疎。而能積其書法亦絕可觀也。往飯牛游吳越。吳越士大夫好之。今再游。好之必甚。然予交東南士最多。恒散伏草間。或滅跡窮山深谷。不求知于人人。亦不得而見。故于飯牛之行書其扇。以介之。飯牛以藝交天下二十餘年。而夷然不自屑。有蓬戶之心。夫世之必以軟美游于世者。亦何爲也。

揚蘭佩曰。筆筆層折。亦所謂悠遠不盡疎而能積。

魏叔子文集

雜

卷二十一

飯牛一

者

六

○○○灰槨紀事計九條

造灰槨者于下肆先三四日取上好塊頭石灰數千

斤度廣穴淺淺

潤疾貯備之用水洒過令化以米篩篩嫩灰貯用

其粗頭未化者再用水洒篩出嫩灰將粗頭另貯人若

力有餘臨期洒灰令  
化卽用築之尤妙

用灰之法不可太燥燥則不粘不可太濕濕則氣散  
臨時須以少水洒之拌勻用手輕捏成團重捏卽散  
爲度。

既鋤土穴周圍仍以火磚砌槨其濶狹度容棺之外

頭空一尺、脚空一尺、餘兩旁各空一尺、以下灰、

下灰多不

通二尺、少不過五寸、須看地勢、穴情、以定灰之厚薄。

磚、柳外有空隙處、先用無沙石好黃泥塞之、輕築、

凡

內最忌砂土。

令柳牆緊靠、以便築灰、然四圍柳牆、須逐節、

砌高一邊、下灰一邊、下土、若頓爾高砌、牆內空虛、則築外土、時便震偏、柳牆偏內矣、

穴內先用嫩灰一二寸鋪底、置棺其上、

若墳穴闊者、仍用家禮灰

四旁下灰、築齊棺面、平鋪灰于上、築之、每遍只可

一二寸、先以脚蹺實、然後用槌輕築、漸漸至五、

龍



重則用槌之法。不論人數。以人多。且行。且築。須槌跡。

粘連一路周而復始。度築灰堅至六分。便下新灰更

築。太堅則上。下不相黏。面上一層不妨畧厚。須築至極堅。灰面

發光。槌響作金石聲。更築少許爲度。

築灰既完。仍用火磚接四圍。槌牆卷砌其上。成一磚

槌。若穴淺。坎不宜高大者。不用卷砌。即加灰頭黃泥可也。

磚槌之土。用灰頭和勻。上好黃泥。堅築數寸。亦以穴

度爲

上用嫩泥寸許鋪之。止以脚畧曬勻。

不用

然後置堅

好大石數塊其土仍須合縫批灰約周磚礮爲度須  
堅厚止一大塊者爲上塊數少  
者次之此有篋意不可失也

既置大石上用好黃泥堅築至頂其泥以光熟至極  
爲度將及墓面築龜背形然後用嫩土舖勻砌磚  
仍

砌大石

墓前煖土若地穴原有餘土必不可掘去若穴勢淺  
卸無餘土仍當用黃泥堅築之或和石灰蓋墓久崩壞多

由煖土不堅實故也

家貧不能辦灰者純用好黃泥堅築亦可耐久今人惜費省工

多以開穴本土不論沙石築取掩攆又不堅築近則  
水人侵棺耐久則崩頽矣又况年遠事殊兵寇動擊

之患乎。甚與家每以風水惑人謂築灰槨則地氣阻隔不能發福不知地氣無堅不入非灰槨所能隔也。今如置物于銅鐵器中封固蒸之其物必熟豈石灰堅于鐵乎。夫謀身家子孫不可知之福而貽父母以崩壞侵伐可見之禍已非人子之用心。又况其必無是事也。

魏禧曰昔先君子葬先大父母用純灰槨不用三合土以爲三合土易上濕氣而灰槨純燥地氣久蒸結爲鐵石。蓋有所受之也。際瑞等葬先父母遂用此法。間又益以私意因悉書而紀之。禧常謂送死者衣衾之華美不如棺之精密。棺之精密不如墓之堅緻。蓋衣衾雖美不過慰炫一時。棺木亦數月未歸土時所

重。若。坟。墓。堅。緻。直。千。百。年。不。壞。之。基。也。今。人。苟。且。造。墳。或。从。暴。不。葬。而。專。美。衣。衾。是。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又。或。酒。食。僧。道。靡。費。不。貲。至。于。營。葬。則。吝。財。苟。成。其。亦。惑。矣。先。君。子。曰。宜。薄。歛。宜。厚。葬。故。先。父。母。之。喪。歛。用。布。素。棺。不。華。漆。夫。歛。薄。則。內。無。物。可。欲。葬。厚。則。外。無。隙。可。乘。人。非。財。力。寡。弱。其。于。父。母。骨。月。送。死。之。際。安。可。不。講。于。此。哉。

○述夢

乙卯予將復遊吳以婦病懼其死去翠微二里有果

榭山齋宿往卜辭皆大凶

婦病籤有橫禍非災在目前出門籤有蜻蜓失翅墮

深淵及進退謀爲須謹慎免教臨危歎恹惶語

八月廿七日也又六日爲九

月初三齒痛頭風大發右臂患轉劇夜(夢)戶外大海

身臥海波上澹蕩自得婦戶內臥遽呼曰此何可臥

於是浪起數拚身頃之浪大作瀕洞驚怖因浪所掀

句挺而入戶醒予甚惡之又二日同和公入城就醫

及山磴忽失右足墜磴數級左足垂空身偏側崖外

而右臂故痛不能用左手四指急撮石壁小凸處作勢向內和公走下拽之得不墜蓋翠微削立百丈路當山拆下臨無極予失足時兩目無光神魂脫若有自左臂倚之者予歎曰是日以往皆餘年也惟有省修德安命耳九日還山明日病又作夜寢室多寒咳者雞鳴而寤夢大寺中與方丈僧及一知客僧同寢三人終夜皆言淫褻事天明知客初起遽偃僕抱被稱急痛目上視若死羊頃刻而僵予驚走出山立大殿人嚶嚶言此僧爲靈官所擊剖取其心去俄而

靈官手提心肺肝赤血淋漓來向攤地上嗾犬食之  
領予使前自指其心曰人唯要全得此汝其勉之予  
望神語色和而意甚厲予懼甚念神知予夜共僧語  
云云也衆復囔囔言此僧在往寺害人今來比復害  
人搥棺入之兩足屈不得申衣多鮮血予趨厨下取  
水出洗面遇從叔父篤裴翁置水地下揖遂醒毛髮  
寒磔至今猶在目中也予生平未蹈邪淫事而邪淫  
念觸地而發又數有天幸不使成就然每能鑿空作  
淫想緣結根葉噫神之告戒其至也予壬子客吳門

晨起曾庭聞使人來請速句至則迎門而嘆曰吾得  
奇夢夢足下與吾弟青藜共與一穉豬淫之又人言  
魏氏先徵君生平無淫行故爲鬼神所敬吾忽夢如  
此豈足下近有遺行耶余聞之汗下時青藜雁一媚  
予常與笑語頗欲狎之既以爲不可而念不能絕蓋  
庭聞未之知也因並記此自警且示子弟知神明之  
道至近不遠云乙卯九月十一日記

丘而康曰說得森然畏人而三夢錯繆處文意可

掬



○○○庚子七月十八日書夢語

有一豪士橫肩疎眉兩顴暴起丹若雉頰身長聳背  
顧盼雄毅仰而與談若升若仆時林確齋與言任仲  
望之爲人纔一二語林子舍去案有石硯余援筆濡  
水書硯上曰譬如寒臥戶洞幃張彼乃上牀還抱我  
寢我身既煖翻然下牀低幃闔戶詰朝相見口不說  
寒况復言煖

林確齋曰任子俠氣細心其謀人也功成而退口  
不言德夢中罕譬真頰上三毛雖使用意寫之未

必及此任子名濟世號易菴九江人

○甲乙問

丁巳暮春獨居廬陵山中門人遣奴獻酒夜  
飲盡一杯則醉不反而寐夢甲乙造語紛綸  
可聽鷄鳴覺寤追書所折衷作甲乙問

甲問於乙曰國之季衰或始造事順風而呼召鄉縣  
遽起白徒乞活廬兒產子頭如蓬葆垂組而握符者  
排戶錯趾于稽其數紛若牛馬之毛巧曆勾股不能  
算計何以賓接俾式於禮義乙對曰今夫漉金者棄  
沙選玉者遺石金玉所貴於沙石者沙石多而金玉

少也。官貴於士庶人者，士庶人多而官少也。是故君一而已。鄉賒君大夫踰鄉，士踰大夫，庶人匹算數。政教不行，科令不具，比戶可封，則幾無民矣。其何有之？有甲曰：世衰政亂，僞僭公行，自立名字，無有所根蒂。侵愁州縣，禽獮百姓，或轉授取，蔓牽藤引，延緣山谷，充澗塞路，秋落其實，孳息萌芽，春夏長養，枝節馮生，無有紀極。吾固得而燻火之矣。夫起事者，從民望，救敗者，市民心，罰不可行，賞又不足，則以官爲市，赤文之篆，桑版之署，咸出上賜，父以爲妻也者，子何不以

爲母姑以爲妾也者婦何不爲少姑乙曰不然古者  
小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時有隆替道有污隆禮之  
常經也遭其變而又無權則羊頭爛胃皆得據侯都  
尉以臨士士之好修潔已者積上而下視細曾不若  
蚤蝨甲曰不然君一而已夫以爲君委裘遺腹一旅  
一成咸命曰君夫以爲君則不得不以爲相以爲相  
則不得不以爲卿大夫郎使守令以爲小危且亂者  
則是福州之景炎礪州之祥興不當帝而文天祥陸  
秀夫張世傑不可爲將相也甲乙辭十反靡所止伏

乃相與問於丙丙曰甲乙者言皆是也雖然吾請主  
斷一日力次曰德次曰望次曰資人無皆賢無皆不  
肖宜力王事不苟名爵或成或敗志在立功天下密  
然無事吾將敬而禮之况於危亂故一日力無勞於  
國德稱其官其在鄉黨吾將敬而禮之况於朝廷故  
次曰德先進魁壘舊有名字望譽所歸爲民之旗鵠  
世家大宦或身科名官之鑿也是皆有故不同苟得  
故又次曰望曰資舍不在此四者迺或與時遷徙自  
反初服或更適他籍皆擯勿許賓接之禮消息於時

于是甲乙喟然太息辭伏而退

蕭孟昉曰狀物酷刻而持義平允鬱然流光此兩  
漢魏晉之文也